

赤诚

寒阳冬 著



万卷出版公司

赤诚

寒阳冬 著



万卷出版公司

© 寒阳冬 2007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赤诚 / 寒阳冬 著. —沈阳: 万卷出版公司, 2007. 9
ISBN 978-7-80759-056-9

I. 赤… II. 寒…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138959号

出版发行: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 110003)

印刷者: 辽宁星海彩色印刷中心

经销者: 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48mm × 210mm

字 数: 386千字

印 张: 13.125

出版时间: 2007年11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07年11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尹 岩 王亦言

装帧设计: 杜凤宝 刘萍萍

责任校对: 杨 顺

版式设计: 万晓春

监 印: 陶 冶

ISBN 978-7-80759-056-9

定 价: 48.00元

联系电话: 024—23284453

邮购热线: 024—23284454

传 真: 024—23284448

E-mail: vpc@mail.lnpgc.com.cn

网 址: <http://www.chinavpc.com>

谨将此书献给我亲爱的爸爸妈妈！献给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建设事业贡献了毕生的老一辈革命家！

2006年4月完稿于沈阳

第一章

伏尔加轿车拐下了长安街。

孟毅冉还在思索着党组书记束达贻的谈话内容：“中央批准你行政晋级。你要准备担起更重的担子，接受更重要的工作安排。”

三十多年的革命生涯，孟毅冉十分清楚这次谈话的含义。历史经验告诉他，更重要的工作安排意味着更高的职务、更重的担子，每一次重要的工作安排都将是一场新的艰苦征战。他在思索，会是什么样的工作在等待着自己？自己又将面临着什么样的挑战？又有多少艰难险阻在前面？

伏尔加轿车缓缓地驶入车库。随着车头上奋蹄的电镀奔鹿轻微颤抖了几下，汽车稳稳地停了下来。

孟毅冉刚下车，保姆英莲就迎上来对他说道：“袁老师等了好几个小时。”

孟毅冉没有说话，快步从车库里端的一个小门出去。

孟毅冉的家位于一个大宅院里西侧的小花园。出了车库的小门，就是这个小花园的门楼。拐过门楼，是小花园长廊的顶端。辗转长廊的北端是坐北面南，高台阶，长飞檐，宽前廊的一明两暗三间正房。

袁老师坐在正房中间的客厅里。

孟毅冉进门，袁老师抬头看了一眼窗外的满天繁星，然后又把目光转向孟毅冉说：“十点多了。”

孟毅冉抬腕看了看苏制手表，那是第一次出访苏联时的苏方赠品，表壳上还刻着孟毅冉的名字和以斯大林名义的赠言。

已经十点半了。

孟毅冉向袁老师作了个请坐的手势，然后径直走向侧放的小沙发坐下。

袁老师在中间长沙发靠近孟毅冉的一端坐下。

“怎么没有沏茶？”孟毅冉看了一眼袁老师面前白瓷茶碗里的白开水问道。

“工业券用完了。”英莲在屋外高声答道。

孟毅冉抱歉地对袁老师说：“买不了茶叶，只能让您喝白开水了。”

“知道这所宅子的来历吗？”袁老师没有接茬，转移了话题。

孟毅冉没有说话，疑惑地看着袁老师。袁老师显然是有事而来，只是孟毅冉不明白袁老师为什么却说起这样毫不相干的事情。

袁老师把目光投向镶在木制隔扇墙的玻璃画上，缓缓地说道：“慈禧太后修颐和园的时候，有个管料的太监贪污下很多材料，给自己建了这所宅院。推翻清王朝，这个太监断了生计，迫不得已把这套宅子卖了出去。后来，几经倒手，落在一个军阀手里。他置办这套宅子，是为了安置一个唱戏的戏子。解放时，他们都跑了。这座宅子，作为敌伪资产，被我们接收过来。”

英莲给孟毅冉端进来一碗面条，孟毅冉伸手接了过来。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袁老师感慨地念了句诗，有些沉闷，又意味深长。

孟毅冉吃着面条，没有作声。

袁老师站起身，踱到窗前，静静地看着夜色下的院子。一阵悠扬的琴声传来。这个宅院，除了这个小花园外，其他部分都是文工团的宿舍。尽管很晚了，还可以听到有人在练琴。

这个小花园是整个宅子中最为秀雅的庭院。客厅前廊拾阶而下，是一条鹅卵石铺的花径。花径略有弯曲，由北向南伸延。南端是一个高大的凉亭。花径的中间，向东分出一条小径，与长廊相连。把整个花园分成三个大花坛。东侧是两个大花坛。小径的一侧，靠近房子的大花坛，在接近长廊和正房的拐角处，有一棵直径约一尺来粗的梨树。巨大的树冠掩映着长廊和客厅东侧的办公室兼书房。花坛上梨树遮不住的地方种满了西红柿。小径另一侧的一个花坛更大一些，一直伸展到凉亭，并呈半月状环着凉亭。这个花坛是果树最多的花坛，在靠近长廊的地方也有一棵直径一尺来粗的梨树；花坛中央有一棵一抱粗的枣树；在凉亭旁边，是两棵纠缠在一起的桑树。在树木间隙种着绿绿

的韭菜。

凉亭口，花径的两侧，一边一棵柿子树。一棵在东侧的花坛上，一棵在西侧的花坛上。

西侧的大花坛由正房西侧卧室的房檐下一直到凉亭旁，是最大的一个花坛。上面种满了玉米。大花坛的里侧，也就是小花园西面，贴着西山墙高高堆砌着一长溜儿太湖石的假山。

许久，袁老师转过身来，他看着孟毅冉，顿了顿，轻声问道：“我是不是不该来你这里？”

孟毅冉没有抬头，只是点了点头算承认，屋内空气更加沉闷了。

“能，告诉我原因吗？”袁老师的面容有些忧郁。

孟毅冉依然没有说话，他把吃完面条的空碗放到一旁的茶几上。

袁老师的目光逼视着孟毅冉，继续问道：“你一直对我有意见，很不满。认为我脱离了党组织。是不是？”

孟毅冉再次点点头算是承认。

袁老师的心又沉了一下，他低声说道：“我明天就要离开北京，下放农村，也许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你了。”说着，他的语气变得更加坚定，“有些话一定要和你说明白，否则，以后也许再也没有机会了。”

孟毅冉还是静静地听着，没有一点开口说话的意思。

“不想说点什么吗？”袁老师问道。

孟毅冉还是沉默。

袁老师提高了语调，说道：“在革命最艰苦的时候我退缩过吗？没有！可为什么在革命成功时我却会脱党？这不是很奇怪吗？你难道就没有疑问吗？”

孟毅冉无法再保持沉默了，压抑很久的愤怒终于爆发出来。他猛地摘下近视镜，凝视着袁老师，少有的激动，但依然保持着缓慢深沉的语调，一字一顿地说：“是的，袁老师，你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的入党介绍人。那时，多么黑暗的时代……是你让我看《共产党宣言》，是你给我看《新青年》。从你的介绍中，我知道了鲁迅，是你告诉我，世界有个社会主义苏联；告诉我，中国也有共产党；告诉我中国江西的红军，告诉我共产党里有个毛泽东。是你，让我在黑暗中看到光明。我敬佩你，尊重你，因为你是革命者。”

孟毅冉为人孤僻、沉默寡言，这次却一反常态，说起来滔滔不绝，慷慨激昂：“可我万万想不到，当全国解放时再看到的你，却是一个脱党分子。倒参加了什么民主党派？还代表他们和我们谈判，替国民党做牵线人。不觉可耻吗？对得起自己入党誓言吗？对得起那么多牺牲了的同志吗？你带领我们走上革命道路时是怎么说的，怎么教导我们的，难道你自己都忘了吗？你现在又和那些反党右派搅在一起。我们牺牲了那么多好同志，我们的江山是烈士的身体铺出来的。想让共产党下台，能办到吗？要把人民的政权让出去，人民能答应吗。要是在过去的战争年代，谁敢说这样的混账话，我马上枪毙了他。”

孟毅冉清瘦的脸庞发紫，意犹未尽地停了下来，喷火的眼睛直视着袁老师，口气中带着明显的蔑视：“人民对得起他们了，共产党对得起他们了。让他们担负起重要的工作，位高权重，位高权重啊！给他们提供了最优厚的生活条件。你不会瞧不见，不会不知道吧，那些大右派，生活优越，生活优越到了腐朽的程度。你看得到的，有哪个共产党人像他们那样？哪个共产党人会像他们那样？哪个共产党人能够像他们那样？当然，我们是共产党员，就注定要清贫、清苦，要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就是主席、总理、总司令也不例外，也要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打成一片。你应该很清楚，那些大右派的生活，不要说和同级的共产党干部比，就是比主席、比总理、比总司令，都高出不知多少。知道为什么共产党能胜利吗？告诉你，也应该告诉他们，因为我们共产党人能够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能够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这一点他们是永远做不到的。我们决不能容忍他们对我们党的猖狂进攻。人民决不能容忍他们对我们党的猖狂进攻！”

袁老师语塞了，他没想到孟毅冉一直是这样看待自己，不由低下头躲避孟毅冉咄咄目光。

他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回答：“我怎么会要共产党下台呢？我为党奋斗了一生，什么苦难委屈都受了，不就是为了今天吗。我不是右派，我相信，历史终究会给我一个清白的。”

看着愤怒的孟毅冉，袁老师继续说：“我再说一遍，你想想，在革命最艰苦的时候，袁老师退缩过吗？袁老师怕过死吗？没有！”

孟毅冉强按着心头的怒火，点了点头。

“老师可以明确地告诉你，老师从来没有离开过党，老师是按党的要求为党工作的。”袁老师特意加重了“按党的要求”五个字，“我对党是忠诚的，我问心无愧。我始终是一名共产党员。老师最难忍受的，不是敌人的残暴，不是工作的困难，而是不能被自己的同志了解，是被自己的同志误会。但可以告诉你，只要党需要，我可以忍受极大的委屈，包括你们的误解。”

看着袁老师闪泪光的眼睛，孟毅冉有些惊讶。他承认自己一直在为袁老师脱离共产党加入民主党派而耿耿于怀，却未曾想过其中是否还存在着其他的隐衷。

袁老师看出孟毅冉的惊讶，接着说道：“有些事，今天我不能不说了。当初我是按照党的要求，隐蔽党员身份，加入民主党派，做知识界统一战线的工作。由于我的联系人牺牲了，我和组织断了联系。地下工作纪律不允许我擅自寻找党组织。直到解放战争时，我以民主党派身份到解放区推动和谈，才和中央的知情同志取得了联系。我当时就要求恢复我的组织生活。但组织上考虑到我恢复组织生活有很大危险，不利于开展工作，要求我继续保留民主党派身份，暂时独立活动，直接和中央确定的联系人联系。中央领导说得对，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不在于形式上是否参加组织活动，而在于实际中是否为党工作。一直拖到解放后，我多次要求恢复组织生活，可时过境迁，有的同志不了解地下工作的特殊性，不承认我。还有的要求我重新入党。这是我不能接受的。”

袁老师越说越加激动：“我多希望向所有的人宣布：我是一名有四十年党龄的老党员啊！我憋得慌啊！我情愿牺牲在战场上，牺牲在刑场上，那样毕竟能保持我的清白！”

“可是，可是。”孟毅冉努力平息着自己内心的起伏，带着质问的口气问道：“你为什么和那些反党右派搅到一起？反右斗争过去两年了，党组织已经给了你两年的悔改时间，可是你做了些什么呢？”

袁老师低下头，在孟毅冉的注视下沉默了许久，但当他再次抬起头来时，眼睛不再躲避孟毅冉的目光，而是坚定地迎着孟毅冉。

“是的，我被定成右派已经两年了，我也思考了两年，我做错了什么？我没有反过党！谁要共产党下台，我会第一个站出来反对他。

我什么也没有做错。我就是不理解，为什么我们胜利了，进城了，就没有了过去的那种胸怀和气度，就听不得不同意见了，就脱离了毛主席要求的实事求是，就看不到客观实际问题了，就不晓得农民的饥苦了，甚至就连好心和恶意都分不出来了……”

“您不要说了。”孟毅冉打断了袁老师。他不得不承认袁老师讲得有道理，其实自己也有相同的感觉，但高度的党性要求他不能容忍自己承认袁老师所说的，不能容忍自己认同，也不能再任由袁老师继续说下去了。但孟毅冉在不自觉中，对袁老师的称呼已经由“你”换成了“您”，语气中也没有了愤怒和质问。

“我们要相信组织，相信党，要相信毛主席。”孟毅冉的口气中多了劝慰的成分。

“检讨自己，有错误，甚至是严重错误。和他们讲团结多了，讲斗争少了；妥协的多了，坚持原则少了。缺乏应有的警惕性。没有完成好党交给我的任务。但我也不能容忍对党的进攻。我是最早站起来反对他们的右派言论的。这些，组织上应该十分清楚，我从来没有和他们搅和在一起。”袁老师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动。他说的“他们”，显而易见，是指那些右派。

孟毅冉相信，因为这才是他心目中真正的袁老师。

袁老师拿出一个厚厚的大信封放在茶几上，说道：“这两年来，我一直在思考……这是我用两年的时间写出的给党的系统的书面汇报和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希望你找机会在适当的时候能转交党中央，我坚信老人家知道我的事后会给我一个清白的。”

“当然。”顿了一下，袁老师又接着说道，“也许不是时候，那就请你先保存，如果我能活到那一天，我会亲手把它交给党中央。但是，我很可能等不到那一天了，就请你一定代我交给党中央。”

孟毅冉很是震惊，他看着袁老师。尽管他不能完全理解袁老师的表白，不知道袁老师都写了什么，也不能接受袁老师对脱党和加入民主党派原因的解释。但又隐隐约约找到了三十年前袁老师英姿勃发的身影。早年那种对袁老师的崇敬又难以抑制地涌上心头。

但孟毅冉的思绪又被飞快地拉回到现实。

现在的袁老师老态龙钟，佝偻着身躯，两眼无光。右派的帽子压

垮了他的精神，只是一个可怜的小老头。

袁老师如释重负地长出一口气。然后推心置腹地告诫孟毅冉：“你一直在苏联养伤，对和平时期的政治变化不太了解。我现在才体会到，不能用战争时期的想法生活在平时时期。”

看到孟毅冉不解的目光，袁老师苦口婆心地说：“不要太自以为是。你很有才干，可是在政治上很不成熟，甚至十分幼稚。当然，我们在政治上都不成熟，很多事情，我现在也搞不明白。至今我还不明白，我为什么成了右派。我知道我终究会被处理下放的，我已经等了两年。我该说的都写在上面了，没有遗憾了。”袁老师再一次指着大信封，向孟毅冉投出恳切的目光，长出一口气，继续说道，“现在终于等到了下放通知，我明天就走。”

“自古忠良无下场，全忠全义不全尸。”袁老师的分别赠言说得很悲壮，可孟毅冉接受不了，也没有听进去，而且想反驳。但看到袁老师失魂落魄的样子，孟毅冉觉得没必要说什么，也说不明白什么。

月光下，袁老师蹒跚地离开了。

孟毅冉夜不能寐，思绪回到二十多年前。

漫天风雪笼罩着太行山深处的一个小县城。午夜，县中学的一孔窑洞里，油灯闪着微弱的光。灯光下，刚到中年的袁老师眉头紧锁，脸上的表情极为复杂，兴奋、忧虑、怀疑、希望交织在一起。他带来了一个重大的消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

“袁老师，你再说一遍？！”年仅19岁的孟毅冉扶案站在对面，眼睛一眨不眨地紧盯着袁老师。

袁老师是这所中学的英文教员，围在他周围的年轻人中有几个是他的学生。在这个土窑洞里的人，是在十年内战的血雨腥风中依然坚持斗争的共产党地下县委。

“据说江西的红军已经到了陕北。”袁老师略带些兴奋地说。

“可靠吗？”孟毅冉追问了一句。

“这，还不知道。”袁老师茫然地摇摇头。然后抬起头，隔着油灯，把目光投向连连发问的孟毅冉。作为袁老师的学生，三年前袁老师介绍他入党，尽管他很年轻，但已经是久经斗争考验的老党员了。

孟毅冉直起腰，没有理会袁老师询问的目光，转身走到窗前，隔

着厚厚的窗户纸，努力感受窗外风雪带来的清新空气。他的脑海，也像风雪一样不停地翻滚着，也在努力着突破重重迷障，思索着这个重大消息的可靠性。

所有的人，都把目光停留在孟毅冉的身上。

大家都感觉他性格古怪，而且常有一些使别人感到难以理解、难以接受的古怪想法。可是，残酷的斗争，大家却又不得不承认，他的古怪想法却是正确的。正是他的古怪想法，不仅救了大家，也使这个县委成为当地唯一的一个在白色恐怖下坚持下来，没有受到损失的党的组织。

两年前，上级要求各县委组织武装暴动，策应中央苏区的反清剿斗争。为了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各县县委都组织了武装暴动。而只有他反对暴动，认为革命是在低潮，坚持要隐蔽力量。由于他的固执，县委始终没能组织和实施暴动。上级领导为此大发雷霆，要开除他的党籍。可还没来得及开除他，在强大的反革命势力反扑下，武装暴动一个个的失败了，活跃在太行山的红二十四军也无声无息了。上级党组织和各县的党组织惨遭破坏，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鲜血流成了河。只有这一个县委组织在反动派的疯狂屠杀下保留了下来，在白色恐怖中坚持斗争。

“你倒是说话呀！”唯一的一个女性，名叫任道梅的女同学打破了长时间的沉默。

孟毅冉依然站在窗前，一声不吭。

“你说话呀！”急性子的任道梅忍不住地又催促道。

袁老师连忙向任道梅摇手，用眼光示意她不要打扰孟毅冉的思索。大家的目光注视着孟毅冉。在这几年艰苦的斗争中，大家不知不觉地把他当成了主心骨。

又是长时间的沉默。

孟毅冉终于转过了身，盯着任道梅问道：“省城有什么消息？”

任道梅出身于省城的一个大官僚家庭。母亲已经去世。父亲有十二个小老婆，对她感情十分淡薄。两年前，她为了逃婚，卷了家里一笔细软跑到这个小县城投奔舅舅。

“没听说什么。哦，听说来了好多兵。”任道梅说得有些犹豫。

“什么兵？”孟毅冉紧盯着问。

任道梅茫然地摇摇头。

孟毅冉还在紧盯着她。

“好，好像有东北的兵。是过路的吧。”任道梅迟疑地说。

“你和大家说说你的想法。”袁老师对孟毅冉说。

“老师你以前说过，中央在贵州发出了北上抗日宣言。”孟毅冉看着袁老师说。

袁老师点点头说：“一个南方的老友来信说的。”

“如果这两个消息都是真的，说明革命的高潮真的要来到了。”孟毅冉话音刚落，就像一块石头投入水中，激起一片浪花，小窑洞里突然爆出激奋的喧哗。大家压抑着、沉闷了很久的心情突然放亮。

袁老师费了好大劲才止住了大家兴奋的议论。

“我们怎么办？”几个声音异口同声地问道。大家围拢了过来。

孟毅冉没有理睬大家的追问，照自说下去：“如果有一个消息是假的，那恐怕两个消息都不准确。红军就……”孟毅冉中断了话语，微微低下了头。

大家感受到孟毅冉所不愿说出来的东西，心头发紧，气氛也跟着沉了下去，刚才的兴奋突然无影无踪。

短暂的沉默后，袁老师低声接着说：“我们的日子就会更难过了。”

沉默，又是长时间压抑着的沉默！

“那怎么办？”还是任道梅打破了沉默。

孟毅冉一反常态地迅速回答：“马上去陕北。如果是真的，和中央取得联系。还要去省城打听情况。做迎接革命高潮的准备。”

这回轮到大家沉默了。所有的人都疑惑地看着孟毅冉。

“你判断这两个消息是真的？如果不准确呢？”袁老师轻轻地问道。

孟毅冉凝视着摇曳着的油灯，许久才开口：“省城有东北兵吗？”

大家目光转向任道梅。可没有人回答。任道梅在大家的注视下局促不安，不置可否。

“他们为什么到我们这个穷地方？他们来这个穷山沟做什么？”孟毅冉好像问大家，也好像在问自己。

还是没有人回答。

“阎锡山怎么会让他们来呢？老阎按理不应该让他们进来。”孟毅冉继续凝视着油灯，自问自答。

没有人回应他的问话。

“除非，除非……”孟毅冉嘟囔着。

大家屏住呼吸等待着下文。

“他们是过路的，来打红军的？”孟毅冉一语惊人，大家惊呆了，不知道如何回应孟毅冉。

“他们是过路，去打红军。”孟毅冉加重了语气，抬起头扫视着大家。

大家的目光纷纷躲开了孟毅冉的扫视。只有任道梅迎着孟毅冉的目光，怯生生地问道：“会吗？”

孟毅冉转向袁老师：“去人到陕北找党组织。还要派人寻找红二十四军坚持下来的同志。”

孟毅冉又转向任道梅：“你最好去省城一趟，了解东北兵的动向和红军的消息。”

屋外的风雪更大了，打得窗户作响。屋内一阵沉默。

袁老师最后下了决心：“我去陕北找中央。这里请孟毅冉同志代理县委书记。同意的举手。”

一只只手举了起来。大家信任的目光集中在孟毅冉身上。

孟毅冉还是紧盯着袁老师。

“我明天就出发，这里就交给你了。”袁老师缓缓地站起来，双手握住孟毅冉的手说。

“有事要多和大家商量。”袁老师深知孟毅冉固执的性格，特意嘱咐他。

“如果找不到中央怎么办？”孟毅冉没有理睬袁老师的叮嘱，却出乎大家意料地问道。

“南下，继续找。”袁老师回答得毫不犹豫。

孟毅冉紧盯着袁老师的眼睛湿润了。他掏出了仅有的一块银圆，不做声地塞到袁老师手里。

看到孟毅冉的动作，任道梅马上摘下了身上所有的首饰，哭着递给袁老师：“我们可等着你呢。”

大家一个接一个地把自己身上仅有的一点值钱的东西都交给了袁老师。袁老师没有推辞，他明白，大家是把寄托，把希望交给了自己，自己面临的是不可测的艰难、艰巨的任务。

袁老师觉得自己的眼睛有些发涩，没有上级党组织的领导，独立坚持斗争太难了。

“你们准备怎么办？”袁老师看着孟毅冉问。

“把埋藏的枪起出来，准备武装斗争。设法找到红二十四军的同志，以县委的名义和他们共同搞武装。要是找不到，就自己拉起武装。日本人打进来了，是我们建立武装的好机会，武装的名称叫抗日自卫队。”孟毅冉迅速回答。显然，这是他已经思考了很久的问题。

“可我们不懂军事啊！”有人显出犹豫。

“学！”孟毅冉坚定地说。

会散了，袁老师和孟毅冉长谈，直到天明。

最后，袁老师掏出一个小本子郑重地交给孟毅冉。袁老师交得十分费劲，似乎是千钧重担。袁老师把小本子塞到孟毅冉手里，可自己却还久久不肯放手。

“这是全县和邻县我们掌握的党员和可靠的积极分子名单。比生命还重要，一定要保存好啊！”袁老师凝视着孟毅冉。

孟毅冉攥着袁老师的手和袁老师手里的小本子，直视袁老师，没有说话，也没有任何表情。

“这可是我们的命根子。”袁老师依然凝视着孟毅冉，似乎有些不放心的。

孟毅冉依然没有说话，没有任何表情，只是把袁老师的手和袁老师手里的小本子攥得更紧了。

沉默，一直在沉默。

在沉默中，袁老师艰难地抽出了自己的手。孟毅冉依然紧紧地攥着小本子。

天大亮了，风雪停了。阳光特别明亮，甚至有些刺眼。天气更加寒冷了。

孟毅冉几个人在城外恋恋不舍地送别袁老师。

孟毅冉没有想到，这一分别竟达十多年。

送走袁老师后的一个多月，孟毅冉和县委的同志分头找遍了红二十四军活动过的地方。但曾如火如荼、风云浩荡的工农红二十四军就像蒸发了一样。曾经，敌人千方百计想消灭红二十四军，但是，红二十四军在反围剿的斗争中却愈发地壮大。而现在，左倾盲动主义彻底毁灭了人强马壮的红二十四军。

红二十四军杳无音信，袁老师也杳无音信。

县中学窑洞里，孟毅冉望着愁眉苦脸的同志们，反复叮咛自己要冷静。经济上已经不允许继续寻找红二十四军了。大家已经花光了最后一个铜板。有的同志是拖着讨饭棒回来的。

“自己干！”孟毅冉低声，但坚定地说。

孟毅冉的眼光投向一个年近三十的魁梧汉子。他没有名姓。幼小出家，练就一身好筋骨。连年兵荒马乱，他被抓了兵，才有了大号“老奎”。老奎受不了当官的欺压，看不惯当兵的欺负老百姓，找机会一枪崩了连长，拖着一支汉阳造、一支单发撸子跑到县城打零工。

老奎被孟毅冉瞧得浑身不自在，魁梧的身躯使劲地往缀满了补丁的破棉袍里缩。不知道为什么，他天不怕地不怕，就对这个学生娃娃打憊。他总搞不清这个学生娃的脑袋里在想什么。

“家伙还在吗？”孟毅冉问道。

老奎愣了一下，马上反应过来，孟毅冉问的是那两支枪。突然灵光一闪，精神机灵一下振奋起来。

“在。我们自己组织红军？”老奎摩拳擦掌。动脑子自己不行，可玩家伙，这些人谁也比不上自己。当初自己就想参加红二十四军。

“不！隐蔽组织，以各派代表名义组织县抗日联合会，成立抗日自卫队。作为我们自己的武装。”孟毅冉说得斩钉截铁。

“行吗？是不是等等袁老师。”有人说。

“是不是等等任道梅省城的消息，她也应该回来了。”又有人说。

孟毅冉没有理睬，按着自己的思路继续说：“我做学生代表，大家努力，至少联系一百名同学联名上书。老奎负责联系工农，要有五十人以上，联名上书。任道梅回来负责联系女界。只是……”孟毅冉留下半句话没有说完。

老奎没有顾及孟毅冉的沉思，不安地说：“联系百把人都没问题，

可我们都不识字。”

孟毅冉颇为不屑地看了老奎一眼，轻描淡写地回答：“派个同学跟着你，帮大家签名，你们按手印。”

老奎敬佩地连连点头，不住地吧唧嘴。自己怎么都想不出的办法，这个学生娃轻而易举地就解决了。

孟毅冉继续着自己的思路：“可是工商界怎么办，谁去联系他们？”

“不用他们，我们照样干！”老奎瓮声瓮气地说。

“不行，必须有工商界参加。”孟毅冉的语气不容置疑。

“他们是什么东西？不敲他们就不错了。要我说，先革了他们的命再去打日本。”老奎不服气地说。

“要能革得了他们的命，我们就用不着这么多年隐蔽坚持了。中央北上宣言说得很清楚，现在关键是要抗日。抗日，大家才会支持我们。我们不仅要工商界支持，还要争取县里和国民党的支持。”孟毅冉白了老奎一眼。

“国民党杀了我们多少人，应该先杀他们！”老奎高声怒喝。

“小声点。你怕敌人不知道你是共产党啊。以后多动动脑子，不要光会大呼小叫，大呼小叫消灭不了敌人，壮大不了自己。我们只有建起武装，才有你大呼小叫的资格。”孟毅冉严厉地说道。

尽管不服气，老奎还是不吭声了，扭头闷在一边。

会议勉强通过了孟毅冉的建议。

事情进展比预想要顺利得多。任道梅第二天就回来了，不仅带来了红军到了陕北的准确消息，而且带来了红军曾经东征，在太行山活动的消息，还带来了日本人进逼华北的消息。

征集签名和各派代表的工作也异常顺利。在日本人大兵压境的情况下，人人自危，一旦有人出头，众望所归。仅两天，就有二百多名各界人士签名。孟毅冉心里最没底的工商界，任道梅的舅老爷——一个胆小怕事的油盐店老板，却大义凛然，慷慨领头，征集了二十多个大小老板的签名。

孟毅冉、老奎、任道梅，任道梅的舅老爷作为公推代表，来到县政府。

出乎孟毅冉预料，不仅县主席史铎早已等候，而且一直和史铎明